





原件短缺

禮記疑義卷13仅存35~48页.

衣帛此言五十始衰何也謂王政既行雖始衰之年已能使之衣帛不待至於六十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訂義註珍從尊養之陳氏集說曰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未五十者不得執也巡守而就見百年者泛言衆庶之老也此就見九十者專指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亦異禮也珍與常珍之珍同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訂義註不俟朝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告存者每

月致膳秩常也有常膳疏義禮大射卿大夫皆入門

之南南鄉揖大夫大夫皆少進揖君則退謂就位君揖

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祭義註云君揖之則退不待

朝事畢其少北者則待朝事之終也經直云月告存

知非直遣人告問存否必知致膳者以下云九十日

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疏七十杖

珍從明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膳也

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

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

俟朝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

問存否九十日有秩者以年老方極秩常也君則日

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

齊喪之事弗及也與音

訂義註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

齊則不祭也疏以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舍大

不與服戎惟據庶人之事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謂

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為將軍當

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按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

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

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官征之許慎謹按

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利二十
云而授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者而周復征之非用
民意是許以周禮為非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
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禮周禮所謂皆
征之者使為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太
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太

王制

論

違之云胥徒給公家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為士卒也二
力政挽引藥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為士卒也二
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如鄭此言力政田役為重
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於義云五十不
為甸徒也戎事差輕故野外六十與服戎又孟氏說六十
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與服戎又孟氏說六十
之內以也多投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
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徒又少胥徒之事十
五則征之至六十受之故易孟氏說韓氏皆云二十行役
三十受
兵也

疑義註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疏以父是宗子年

而祭若父不為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是

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案喪服云宗子

孤為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齊喪特泛言不必定是主祭宗子說無謂不

孤說尤屬支離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訂義註爵謂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謂不能備弟子
禮七十致政退君事陳氏集說曰備物而已其他禮
節不責也

疑義註王制般法般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
大夫也此謂九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為大夫若
具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
長殤是幼為大夫為兄之長殤

廷華按士冠禮記註謂般不為爵愚據孟子班爵

祿篇及此記爵祿皆合大夫與士並言之殷法無考則彼註之外不必言矣此說出於漢人而以大夫為爵與士冠註等是皆漢人說不足據也大夫不必五十及小功章說士冠禮案詳之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疑義註庠序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

昭文張金五宮定續經解

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五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

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五鄉學亦如

之疏虞報尚質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

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

王宮之東以虞報質俱實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為文

皆尚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

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五小學

於南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

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序所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由楹外而己序則豫如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而己序則豫如故亦為庠制故上文云者老皆朝於庠是也周大學在

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離大學在郊劉氏以為周之

小學為辟辟在郊疏此三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般人

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饗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鄭註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長樂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

昭文張金吾宮定續經解

有辟離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此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離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離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過不及成均以養士則謂之庠以教人則謂之校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比大學也虞庠在國之四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

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
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
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
先聖焉即視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
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
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郊即禮三老五更於大學
也然則般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
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
西般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
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均頒學政石樂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時
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陸氏新說
曰上下二序東西二序左右二學東膠虞庠皆小學
也先儒以舜上庠夏東序殷右學周東膠為四代之
小學非是也蓋曰四代養老之禮或在大學或在小
學各不同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於大學養
之記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
小學而已新世朱氏曰諸儒皆以養國者為大學養
庶老者為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
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

也

廷華案四代學制無考以理論之國老當養於大學
庶老當養於小學大學因在內小學應在外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叔而祭燕衣而養老
殷人冔而祭鎬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訂義註皇冕屬也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凡養老
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

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皐尚白而鎬衣裳其冠則牟

追章甫委貌也疏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云凡養

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服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而已質衣
未關皇衣云以為養老行禮皇冠在衣云以為與

夏周同未知然否按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
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

衣裳者以穀人尚白用鎬衣夏既尚黑燕衣黑衣也
云穀尚白而鎬衣裳者緇白色生絹亦名為素此緇

謂白布也廷華案此冠服制未審姑存之註疏以備

疑義註皇畫羽飾焉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皐未

聞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

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

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緇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

視朝也疏按周禮設皇即又二有皇舞皆為鳳皇之

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食老若衣裳俱玄則與

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為玄衣

素裳上養老云周人倫而兼用之故養之衣亦修而兼用之云其冠則弁追章甫也者按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弁也云朝服則皆服為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白布衣燕為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而衣緇若當時無朝服以緇朝服以編祀當朝服以玄云天子故康子借效之宋既朝服以編祀當朝服以玄云天子故康子借效之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諸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按詩頌弁註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侯朝服則玄冕素裳也

廷華案皇本無考註謂冕屨如弁之若以畫羽求合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鳳皇之義則未聞有比之記也至記明言周人玄衣鄭以為周人兼用之據疏謂周既兼用饗食燕之禮故亦兼用其服則傳會矣且曰兼用則周人當合黑衣編衣而用之而其言兼用也又止曰玄衣素裳則自為矛盾矣况素裳本鄭臆說耶冠禮士至記所謂燕衣者蓋燕居之服疑即玄端及深衣之類耳註則以燕衣為朝服據以燕禮用朝服故知燕服為朝服則武斷矣至所謂二王後亦用燕服者說本無據而鄭則自以玉藻季康子之編衣証之疏為解之曰明宋人所著康子借效之非憑空牽合而何且記明言皇

叔身冕而鄭乃言皮弁於記義已悖疏又為同姓異
姓之說以解之皆任意造作何以訓經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訂義註引戶校年烏程姚氏曰有養老二字見三王
必盡天下之高年皆養之惟恐或遺之意廷華案老
者有常餼以養之不但 飲而已

疑義註引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
養陳氏集說曰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
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
其老者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復除即上 六從祀等說但此第言養老
則當就養言養不應止以復除言之又養老有乞言
之與其與飲者似當擇賢者當之但老者閱歷既久
嘉言懿行聞見必言人即不皆賢亦足以乞言之禮
何必賢者然後養之況記第言引年不言甄別則註
說舛矣又養老之禮在國則君自行之在外則親民
之官分行之何慮不能人 養之耶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
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
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

從政

訂義註廢廢於人事自從也長樂陳氏曰病者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徙者仁所寬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周官大司徒以保民六養萬民有曰養老有曰寬疾以至小司徒鄉大夫遂人皆辨其老者廢疾者旅師凡新眊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然則辨其廢疾蓋亦不特復其身而已新眊之無征役蓋亦不過期而已先王之於徙者遠則有節近則有授所以制之以義寬之以無征優之以下劑所以綏之以仁烏程姚一、辨徙於諸侯謂自內徙於外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自諸侯來徙則自內徙於內也

疑義疏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為人所欲故惟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按旅師云新氓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註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遷徙王肅及鄭氏等以為從大夫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

廷華按采地說無謂將徙之前為日無多故為三月之復已徙則恤之故期年不從政也貪之說舛矣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矜本又作鰥

訂義註餼廩也疏此一節訂矜恤鰥寡不智之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按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嘗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為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為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雀杼生成及疆而寡按多其矜矜矜無妻曰鰥愁悒不能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寐目恒鰥鰥然其一色魚目恒不用無天曰寡寡保也保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瘖於金反躄必亦反

訂義註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疏此一節論矜恤病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躄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能絕侏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詎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因其各有所能供官投使以廩餼

食之按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直縛註云使擊鐘遽除蒙瑛註云瑛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盧註云扶持也盧是擊柄也朦腹修聲註云歌詠琴瑟擊磬司火註云使主然八其童昏聵其僂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遽除戚施文不具外傳瘖與僂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訂義註道中三途遠別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白不提挈君子耆老不

訂義註隨行以下廣敬也謂於塗中任皆謂以與少

者雜色曰班徒猶空也

疏注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

也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陳氏集說曰

父之齒先之齒謂其人年與父等或與兄等也隨行隨其後也雁行並行而稍後也朋友年相若則彼此不可相踰越而有先後言立行而齊也子已獨任之也分析而二之也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進燕器

訂義註造為也

疑義疏皇氏曰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廷華按禮運蓋指僭上者言其所謂不假蓋謂非所常用者耳若止以有地無地論則無地者不過力不能具非分不當具何至謂之非禮且謂之亂况大夫即無地祭器所費幾何而謂其不能具耶若謂分不當具則廟重於器豈有許之立廟而反禁其具器耶蓋孔氏見二文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六十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訂義註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十里者為田九萬億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是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九億為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之三鄭氏所以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計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為九百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道誤

為萬億鄭未註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
此錯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皇
以一為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或
萬為億故云萬億但古事疏一節論開方之法方一
難委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里者為田九百畝按論語一畝百為畝一畝一百步
潤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潤一百步夫三為屋
是三頃也潤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
也長潤一里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
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
河至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一千里而遙西不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
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訂義註恒山至南河冀州域自南河至江豫州域自
江至衡山荊州域自東河至東海徐州域自東河至
西河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方千里以下
九州之大計也疏此節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
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自恒山至南河以千里言之
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
遙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熊氏以為近
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也其餘遠

近皆放此也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下州方千
里九州方一千里三三如九為方千里者有九一箇
千里有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萬億畝但計
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十萬億是一箇萬億又
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為萬億此則因前文
之誤更以萬億言之金華應氏曰海環宇宙之大此
此所謂至於海獨言東者東海中國封疆之內而西
南北則流夷徼之外疆理有所不及也南獨以江與
衡山為限蓋百越猶未盡開也惟河獨舉東西南北
者河流縈帶而因



十の頁